

邻里情深

云德

老母亲年近九十，依然耳聪目明，生活完全自理。儿女们却放心不下，反复与老人商议，要么随子女轮流居住，要么任选一家同住，要么找个保姆在身边照应。无奈老人态度十分坚决，既不愿意跟子女同住，也不同意找人照顾，最想过的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子女没办法，只能服从。但也提出两个折中方案，一是家里安一个摄像头，以便随时观察老人的生活动态，以防万一；二是不定期地接老人到各家住一段，算作生活调剂。原以为只要轮流一住，老人就会慢慢习惯住在儿女家。未曾想，无论在谁家，即使侍候得再好，她也不会超出一月就嚷着回自己家。问其缘由，她一点也不隐瞒，说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没有老邻居说话啦呱的日子，没啥意思。大妹妹有点不高兴，直接抢白道：“难道邻居比子女还亲？”老人丝毫不退让，反驳说：“这是两码事。你们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忙活，没有可以串门的邻居，日子没法不憋闷！”于是，只能乖乖送她回家。

每次送老太太的车一进大院，马上就有一堆人围过来嘘寒问暖。她立马喜笑颜开，仿佛运动员回到了自己的主场，经常连家也不回，直接就在人群里跟邻居们聊起大天来。大家理解与否都没用，这确实就是老人生活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多是世代接续的街坊。母亲从十几岁开始，最初的邻居多是奶奶爷爷、大娘大婶，过了几十年，老一辈逐渐过世，母亲已经升格为大娘、奶奶，甚至是老祖辈的辈分。街坊里各家各户、大人孩子熟悉得如同家人，谁家几

口人，工作干什么，亲戚在哪里，全都如数家珍、一清二楚。

住平房的年代，大家房屋相连，声息相闻，老人们坐在自家门口可以相互聊天，孩子们满院子疯跑，跑谁家去玩也不用敲门，出入如同自家一般。如果偶尔出趟远门，或者加班晚回，家里的钥匙经常放在邻居家以备急需。早年夏天普遍没有电扇，入夜时分，男女老少都在屋外乘凉，凉席挨着凉席，长辈芭蕉扇摇动的风能掠过好几家孩子的额头。马家的老奶奶每天都会准时燃起驱蚊的艾草，氤氲的香气伴着知了的聒噪以及收音机里时断时续的样板戏，几乎成了童年夏夜的催眠曲，露天的“宿营”陪着我们躲过了一个又一个酷热的夏季。

当初各家的厨房都在堂屋周边搭建，一般不会上锁，集中做饭的时间，经常在铁锅与铲子叮当声中夹杂着“张婶给勺盐”“王嫂借棵葱”的吆喝声。谁家油锅爆香了葱花，谁家改善生活做顿美食，香气立马在全院弥漫开来，多话的大妈立即会把你家菜名报出来。把稀罕的饭菜拿出来分享，逐渐成了邻里的相处之道。记忆中，对门的鲁阿婆会在清明前后送来新腌的香椿芽，粗瓷碗里总是汪着琥珀色香油；母亲回赠的青团或者荠菜水饺仿佛还冒着热气，大家相互交换的既是时令滋味，更是对门几十年流淌不息的晨昏。邻里之间经常互济余缺，虽然也把借字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基本不存在归还一说，若是真的借勺盐再还回来，非把邻居得罪不可。常见的情况倒是这样的，比如哪天母亲派我们去玉堂酱园买佐料，会特别叮嘱一句，你李大娘家酱油没了，她腿脚不方便，多买瓶酱油回来。等酱油买回，母亲会说孩子们干事粗疏，酱油买多了，这要吃到啥时候，李嫂不妨替我

分担一瓶。这样既可把人情还了，却又不会让邻居难堪。

早年医院很少，谁家老人或者孩子患了急病，能惊动半条街。备车的、抬病号的、送医院的全都不招自来。有一年，母亲深夜心脏病发作，整个院子的灯光忽一下全亮起来。到医院挂号时，卖菜的赵大爷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的毛票和钢镚。第二天一大早，斜对门的李大爷天未亮就走进了病房，保温桶里鸡汤的香气里似乎还混着晨雾的潮湿。住院期间邻居连续的结队探望，不断受到值班护士带有警示意味的劝告。母亲总是念叨讨厌医院的消毒水味太难闻，但从来也没嫌弃过邻里灶火棍汤中那股浓重的当归味，尽管这味道并不合她的口味。

十多年前，旧房改造，老街整体拆迁，世代的邻居转瞬散落到城乡的各个角落。新区重建期间，无论是租房的，还是投亲靠友的，老街坊之间依然相互走动，彼此的联络从未中断。等到回迁时刻，因为新盖的成片楼房确有优劣之分，只好用抓阄的方式来选择楼号和楼层。没想到老邻居们为了能够继续为邻，纷纷选择在同一幢大楼中抓阄；没有排上号的，好几家宁可用抓到的另一幢较好的楼号，调换回老街坊们共住的相对差一些的楼层居住。

当城市化将传统聚落切割成钢筋水泥的孤岛，当电梯成为垂直森林中的沉默管道，当电子时代算法推荐取代了巷口闲聊，全世界的邻里关系似乎都在经历着人类文明史上最剧烈的重构，而我们老家的这幢居民楼却依然保持着“农耕时代”的昔日风貌。晴日里，老人们会相约到楼前绿化带边扎堆聊天，雨天会像平房时代一样相互串门。门缝里递来

的半个西瓜，仿佛是都市荒原最甜蜜的甘泉；同楼街坊代收的快递，寄存着比驿站更温馨的体温；互留的备用钥匙，照样是垂直森林里长出的信任枝丫；牛奶箱里突然出现的止咳糖浆，似乎比所有药方更懂季节更替的咳嗽。独居老人的收音机在电梯井里播报着评书，少年学生练琴的声息沿着燃气管攀援生长，单元房的对门总能依稀闻到三十年前腊肉沉香。那些悬在窗台晾晒的辣椒串、悄然帮你家摆正的花盆、塞进门缝的恳请照应孩子的小纸条，似乎比契约更牢固地联结着不同的姓氏，防盗门里普遍化的孤岛，在这浓稠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中，依旧连成一片春意盎然的绿洲。

最难忘的是疫情封控期间，子女谁也进不去小区，独居且不识字的老母亲似乎陷入了困境。但实际上，老人一丁点生存危机也没有感受到，不仅子女们送来的食品都有邻居帮忙取回，而且门口还不时有街坊敲门留下的鸡蛋、馒头与蔬菜。待疫情结束后，子女结伴回家看望老人，打开冰箱一看，老太太的大冰箱里塞得满满当当，光鸡蛋就有两三百枚，询问何人所送，她根本说不清楚。因为送食物的多是家长派来的晚辈，她认不清谁是谁。我们在深受感动的同时，终于明白了她不愿意离开自己家的真正原因。

人世间的血缘关系虽然自带伦理重量，但邻里间相互依存的“亲密的疏离”关系，同样也可以熔铸成精神上的血亲，这种基于生存本能和长期友好相处而缔结的心灵契约，在极端情境之下，有时可能产生血缘亲情所难以企及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强大爆发力。

此时此刻，重温远亲不如近邻的老话，你会觉得农耕时期的生存智慧正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诠释维度。虽然水泥森林拔地而起，但文明进化并不意味着情感温度的快速消散，敲开那一扇扇紧闭的防盗门，一粥一饭的友邻交往，照样可以让电子猫眼长出真实的瞳孔，毕竟人类需要情感的盐粒来腌制岁月，楼梯与走廊通道流淌的百家饭香，或许永远都是文明肌理中不熄的微光。

看来，我们只能改变原有设想，陪母亲继续在老家住下去。

荔枝树下

张瑞田

“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对北方人而言，荔枝是一个美梦。为了寻荔枝之根，我们来到广东高州的根子镇，在占地80亩的“贡园”里，我感受到了岁月的沧桑、生命的绵长。

荔枝树是高大的，粗壮的，根深叶茂，遮天蔽日。阳光穿过荔枝树稠密的枝丫，洒在草地上，呈现出油画的质感。在树林深处看去，渐渐地，我的目光定位在一棵披苔裂土、龙蟠虬结的荔枝树上。缓步走过去，向它靠近，感受到丝丝阴凉。站在一棵古树面前，我们能说什么呢？它一言不发，用枝丫、绿叶、果实表达对日月星辰的热爱；它穿越无数年月，把感伤与悲痛，把郁馥与沉醉，裹藏在年轮里。

它的面前，立着一块石头，上面有它的名字：荔王。粗壮的躯体，两个人都围不拢。从一米高的腰部，旁逸斜出五根树干，以优美的曲线向上盘绕，向四周扩散，到了三米多高，又开枝散叶。繁盛的枝条上会长出一颗颗饱满的果实，从浅绿的小果，到殷红、宝石红、暗红的成熟大果。

荔王，有八百年的树龄。其实，从年龄上来看，它称不起王，因为在这片荔枝林里，还有几棵千年古树。荔王的称呼，来自于它的产量。在枝条摇曳、绿叶浮动的荔枝林，我还见到了另外几棵古树。比如“汉俚同根”，这棵形象化的古树，寄托着根子镇人对岭南圣母洗夫人的敬仰。这个流传于岭南的民间故事，有着温暖的颜色。南北朝的高凉郡主洗夫人，嫁给高凉太守冯宝。一位是汉族，一位是俚族（东汉后中原对岭南一带族群的称谓），他们的结合被视为两个民族的融合，被老百姓拜为“和合神”。荔枝树连根生长，果实累累，人们喜欢在这棵树上取回几颗象征家庭和睦、婚姻和谐果实。

人是树，树是人，树可安居，人可安居——这是高州人保护古荔枝树的理念。据说，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有四千余株生长在高州不同的乡镇。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荔枝消费者，走过荔枝林，在弯曲的小径和低垂的枝叶间，就像经过一次新的洗礼，对荔枝有了新的认知，而由人与自然培植的荔枝文化，突然变得沉重、耀眼，让我有了研读的渴望。

白豆杂面

鲁北

白豆，也称为眉豆，球形或扁圆，比黄豆略大，也有状如腰果的，李时珍称“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好，乃豆中之上品”。白豆俗称“小粮食”，只在小地块、地头、沟边种一点。因为产量低，不大面积种植。上好的土地，是用来种小麦、玉米、高粱、大豆和棉花的，这都是养命的。绿豆、小豆、豌豆、黑豆等，也是“小粮食”，不是主食，是解馋用的。

白豆的用途是熬饭。它可以自己在一起，可以与小米在一起，也可以与胡萝卜、地瓜在一起。白豆的另一种用途，是与小麦搅拌均匀，擀成一种叫杂面的食品。小麦与白豆可以做成杂面，也可以与黄豆、绿豆、黑豆等做成杂面。小麦与白豆做成的杂面，有一种淡淡的膾味。这种膾味，是白豆独有的。

我喜欢这种淡淡的膾味。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小麦面粉做成的面条。平日里，别说白面馍馍了，能喝上一碗掺了白豆或其它豆类的杂面，也是一种享受。母亲偶尔擀杂面给我们喝。特别是冬天，已是农闲时节，擀杂面的次数会多一些，尽管也不经常。大约一个星期能喝上一次面条吧。

天抹黑的时候，母亲早早地把面板放在炕沿上，开始和面，不一会儿工夫，面和好了，从面盆里拿出来，放到面板上，开始擀面。她双手握着擀面杖的两头，弓着腰，吃力地把面擀均匀，擀成一张圆周的饼，然后把饼一圈圈缠绕在擀面杖上。这时，母亲直一直腰，顺手拿起菜刀，沿着擀面杖的那头，不偏不倚地划到擀面杖的这头，软硬适宜的面片摊在了面板上。她一刀刀切下去，把切得均匀的面条放在盖天上。一擀面杖的杂面做成了，马上就做第二擀面杖。

父亲坐在灶前，灶膛里火烧得正旺。掀开锅盖，锅里冒着翻滚的水花。母亲转身，把放在盖天上的杂面，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几个开锅，热腾腾的杂面熟了。母亲把杂面盛进碗里端上桌，接着，听到的是一家人围着桌子“滋滋啦啦”吃杂面的声音。

那时候，能够喝上一碗杂面，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啊。母亲在的时候，我从县城回家，她经常给我擀杂面。母亲不在了，也喝不到杂面了。

前几天，我回家，弟媳把十几斤他们舍不得吃的白豆，给了我们。我拿着这些白豆和几十斤小麦，去附近村庄里的磨坊，磨成了杂面，回来擀杂面面条喝。我想喝出母亲擀的杂面的味道。

艾蒿粿

乔庆芳

“昨天你采的那把艾蒿吃了没？”周末，母亲来了我家。我本打算晚上做着吃，但想到她还没尝过我做的艾蒿粿，于是马上就做。从冰箱里拿出昨天采回的艾蒿，仔仔细细地清洗了五遍，每一片叶子都不放过。洗净后，再用力揉搓，把苦水揉掉。母亲在一旁耐心指导着，我按照她说的，开灶点火，将切碎的艾蒿放入热锅中翻炒。不一会儿，艾蒿出了水，便关火，趁热把它盛出来，加入面粉、鸡蛋和牛奶，然后反复用力地揉搓。加入鸡蛋和牛奶是我改良的做法，从前是没有的。没想到，这小小的改变，竟让艾蒿粿有了新的口感和品相，金黄的色泽，艾蒿的清香与牛奶的醇厚交融，赋予了它全新的灵魂。

在电饼铛里倒入少许油，我揪出一块和好的面团。这面团不能太硬，软一些口感更佳。将面团在手心轻轻转圈揉搓成圆形，随后双手对拍，把它压扁，再用手指仔细地将其调整成小饼的形状，放入锅内。我一边做着新的小饼，一边不时翻动着锅里的，等所有小饼两面都变得金黄时，加入小半碗水，只听“刺啦”一声，赶紧盖上电饼铛的上盖。电饼铛上下电热盘同时加热，很快，香气就从锅的缝隙中悠悠飘散开来。

第一锅小饼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我和母亲实在迫不及待，一边对着小饼吹气，一边往嘴里送。“无师自通，百能百巧！”母亲毫不吝啬她的夸赞。

“你爸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得回去了，别一会儿他跑出去找不到人。”母亲突然说道。父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母亲担心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但凡有好吃的，她永远都是先想着父亲，自己却常常舍不得吃。

“你给我两个就行了，我拿回去给你爸尝尝。”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自己去拿。看她只拿了两个，我赶忙洗了手，又在饭盒里加了三个。母亲拿着五个艾蒿粿，满心欢喜地回去了。改良后的艾蒿粿，既有三十年前的熟悉味道，又多了些新的惊喜，不管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我都喜爱，它承载的，是家的温暖与爱的记忆。

直插江心的堤

罗宝财

直插江心的堤
悄然无声
穿越时空的千年隧道
护岸固城疏航

岁月流转，高岸深谷
纵然风刮日晒雨打浪击
身躯千四凸，满脸褶皱
依然伟岸高歌，含笑挺挺

矗立江心的舞台，千帆竞
白鹭起舞的翅膀，触摸
万人垂钓的鱼竿和朝霞
跳跃的鱼儿，亲吻
围炉煮茶的茗香与青苔
肆意的风筝，钻进
浪漫云彩，偷度着午夜
篝火后的酩酊岁月

钢铁与春的协奏

马克

塔吊舒展钢铁枝干
在云层间书写悠停的乐谱
安全绳安全帽在高高的塔吊上
牢记班组长的叮嘱
哨声切割春风
伴着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

焊枪在蓝图上点亮星辰
重载卡车不知疲倦进出工地
彩旗与野花隔着围挡瞻望
阳光下彩虹追逐除尘车的水雾
游标卡尺丈量技术参数精度
蒲公英正在安全网上偷渡

技术员衣袋里的图纸
裹着新抽芽的草茎
阳光在高大的玻璃幕墙
书写光与影的交响

起重机吊臂垂落时
东方地平线上霞光万丈
雄安这片热土
正沐浴着醉人的春风

在旗山湖

少木森

旗山湖挺大，福州最大的湖
惟其大，望过去就很低
它卧在旗帜般高标的旗山下
低低的，翘望越低
低于天空，低于云
低于街市层楼，低于周边的树
也低于草皮。鄰鄰水光里
一只白鹭低低飞过

在旗山湖遇雨，灵魂都没有躲藏
若要躲，身段还得低于那只鹭
低于风拂过的水波
可以再低，低到水里去
低于水中的鱼，低于湖底的螺



谷雨时节

今日谷雨。

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间间鸟鸣胜，泽水长浮萍。”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节，春雨沛然，百谷生长。

赵宗彪 刻

童年四季在桑树下悬挂

黄炎

那棵桑树在我童年里活了十多年光景，后来便枯萎了。父亲将它锯倒，树根烧了柴火，树干做了床板。

初见那桑树时，我不过五六岁的光景。它在院外的果园里，果园是梯田状的，我们站在桑树下，只隔着一道矮矮的土墙，便能望见院里的窑洞和走动的家人。最妙的是桑树那根横枝，斜斜地伸向远方，仿佛在向过往的云朵招手。

春天的桑树最动人。惊蛰过后，光秃的枝丫上便冒出嫩绿的新芽，怯生生地探向天空。待到三四月间，桑树开花，淡黄色的小花藏在叶腋间，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四至六月间，桑树结果，结出青的、红的、紫的桑葚来。这时节，父亲总要在那横枝上为我们绑一架秋千——两根麻绳系于枝头，下端缚一块木板。父亲踩着木梯，将麻绳在横枝上绕了三圈，打个死结，末了还要用力拽几下试试牢度。母亲在下面扶着梯子，嘴里不住地念叨小心。

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轮流坐上去荡着，我排行最末，自然轮在最后，但我玩的时间总是最长。哥哥姐姐们轮番推我，我就像只小鸟似地飞向天空，又落回来，再飞出去。他们的笑声和我的尖叫声混在一处，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弟，这情分，至今想起，犹觉心头温热。

夏天的桑树是我们的乐园。茂密的树叶织成一把巨大的绿伞，投下的阴凉能盖住半个果园。蝉噪在枝叶间不知疲倦地鸣叫，偶尔有金龟子撞在树叶上，发出“啪”的轻响。大哥总爱背着我去够高处的桑葚，他的后背

湿漉漉的。二哥会编些桑叶帽子给我们戴，那叶子过不了半天就会蔫头耷脑。姐姐摘了桑葚舍不得吃，用手帕包着说要留给母亲，结果汁水渗出来，染红了整块手帕。

最难忘的是桑葚熟透的时节。紫黑色的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轻轻一碰就会掉落。三哥身手最敏捷，像只猴子似地蹿上树梢，专挑最紫的摘。我们在树下张开衣襟接，接不住的落在地上，溅出紫色的汁液。吃得满嘴乌紫时，姐姐就会用她的花手帕细细地替我擦嘴。她的手帕上永远带着淡淡的皂角香，混着桑葚的甜味，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气息。

秋风起时，桑叶渐渐泛黄。我们喜欢在树下的落叶堆里玩耍，枯叶发出“沙沙”的脆响。有时一阵风吹来，金黄的叶子便纷纷扬扬地落下，像下了一场黄金雨。大哥这时已经很少回家，他在县城的新工作让他脱不开身。偶尔回来，他总爱站在桑树下发呆，手指摩挲着树干上那个已经模糊的刻痕，那是他初恋的名字。

冬天的桑树显得格外孤独。光秃的枝丫指向灰白的天空，像一幅用墨笔勾勒的写意图。下雪时，积雪压在枝条上，偶尔“咔嚓”一声断裂。二哥就是在这样一个雪天，离家去建筑工地的。

桑树一年年长高，我们也一年年长大。大哥进了县城的税务局，二哥去建筑工地做了技术员，三哥毕业后分配工作做了警察。姐姐辍学后嫁给了邻村的姐夫，出嫁那天，她回头看着落泪的爹娘，看了一眼那棵矗立在寒风中的桑树，泪水涟涟地走上了山坡，翻过一道山梁，随着唢呐声远去了。只剩下我，还时常坐在桑树的秋千上发呆。秋千的木板已经被磨得发亮，麻绳也换了新的。十八岁那年，我穿上橄榄绿军装离开了